

以歲月之間而待其成也。要之數十百年則天下之農夫可使太半皆天子之農。若夫所謂貸民急者則可以朝行而夕獲其利。此最當今之所急務也。

第三道

臣聞古者建都立邑，相其丘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其所無而導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盡，安居於中而無慕於外，利各安其土，樂其業，無來去遷徙之心，膏腴之鄉民不加多，而貧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之戶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國之役，使而無所乏困。蓋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十里之城，萬戶之郭，其

陰陽向背，與其山林原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以來所爲創置，摩畫使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乏絕者也。臣嘗讀周詩公劉之一篇，其言自戎遷豳之際，登高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與其可用之物，莫不詳悉而曲盡。其詩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乃陟南岡，乃覲于京，篤公劉，旣溥旣長，旣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夫古之君子，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所出，蓋如此其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出，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方之五

穀畜牧北方之棗栗裘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生送死之具導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山林藪澤之所生與其民之所有徃徃與古不類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在戰國最爲强大外抗群蠻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堵鹵境墉之地而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迹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爲意

一遇水旱民乏菜茹徃者因其死喪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徃徃是矣臣聞善爲政者不用甲兵不斥疆界與利除害教民稼穡收歛倍稱而獲兼地之福今者舉千里之地廢之爲場以養禽獸而不甚顧惜此與私割地以與人何異嘗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下喪亂驅民爲兵而唐鄧蔡汝之間故陂舊堤遂以堙廢而不治至今百有餘年其間猶未甚遠也蓋修敗補缺亦旬月之故耳而獨患爲吏者莫以爲事若夫許州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每歲盛夏衆水決溢無以救禦是以民常苦饑而不樂其俗夫許諸侯之

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唐節度之所治使歲輒被水而五穀不熟則其當時軍旅之費宗廟朝廷之用將何以供此豈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此乃特臣之所見而天下之廣又安能備知嘗以爲方今之患生於太怯而成於牽俗太怯則見利而不敢爲牽俗則自顧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不成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牽俗之風壯其太怯之氣意凡天下貧窶破散之郡縣使皆擇善事能幹之人而往爲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以此使得稍久於其任而察其人民多田野闢者書以爲課何者此非難辦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後能濟唯其弛放怠惰是以往此今誠少嚴其事使爲吏者知上之屬意於此十歲之後臣以爲此必爲富壤之區而方今天下重征之處亦爲漸減而取諸此矣

第四道

臣聞天下有二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無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威欲君之無辱則無望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兼有也古之人君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獲全享其利而亦未嘗有兼受其病者昔者匈奴之於漢可以見矣

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役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盛矣然而匈奴傲慢侵侮至甚不遜輸金繒納錦繡天子之至辱也而文景不以爲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忿盡天下之銳而攻之闢地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大半洗除先帝之宿耻而夸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以加矣而內自疲弊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十金之戶此二者皆有所說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顧而智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筭矣今者中國之弊在於畏戰畏戰固多辱矣而民又不免於貧無所就其利而徧被其害重賦厚斂以爲二邊之贖國辱而民困蓋今世之病病已極矣賢人君子竭其智慮以求安其民而民常爲夷狄之所擾天子欲使其澤下布而海內常爲夷狄之所困此其弊蓋有原矣二邊之賂不絕是以天下之賦斂雖知其甚重而不可輕天下之賦斂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故臣於民政之終而特備論其要云蓋方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爲二邊之賂決不可去也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不必敗而賂必至於乏困臣竊以爲此古之漢武帝

唐太宗堅忍而不顧者足以行之然亦有所犯天下之至危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之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而成功轉禍而爲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桓公見脅於曹沫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結於諸侯桓公襲蔡本以誅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楚責苞茅之不入而諸侯大服臣竊躓之方今二虜之賂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夫戰國之際以謀相傾而陰相潰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破二虜之國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昔者晉之取虞越之取吳胃頓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浚此四者皆其予之之力也夫隣國之患惟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相易是以其慮詳密而難圖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已久矣彼其相視以爲無能爲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然而無疑夫惟釋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阻詰於其間彼以吾爲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親而未敢懈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耻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爲當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厚使者之往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言犯之凡皆務以無逆其心而陰墮其志使之

深樂於吾之賄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於內蒐士揀馬擇其精銳而損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內收至強之實作內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自損吾強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無所顧忌而益以怠傲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而吾日以充實彼猶將以吾爲不足與也而有無厭之求彼怠而吾奮彼驕而吾怒及此而與之戰此所謂敗中之勝而弱中之強者也嗟夫方今之事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一朝之勞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則其後可以驟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耻此二者者皆足以謀人之國敗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謂今世之所安者必其予之而驕之者也嗟夫智能攻之以洗天下之大慙不能攻之則驕之而圖其後未有不克攻之又不能驕之拱手以望其成功者方今每歲委百萬之資以予人而不能使人無疑其有不服之心罄竭四海而其終不能以成事特幸其一時之安而欲得其間隙之際以治天下天下可得而治哉

第五道

臣聞御戎有二道屯兵以待其來出兵以乘其虛方今二邊固常已屯重兵矣而天下之議以爲中國之兵無由而出而臣以爲不然何者歛天下之財以奉夷狄彼求之無厭則吾之應之將有所不稱其意大抵不過數十年之間用兵之釁不發於彼之不悅則發於吾之不忍此亦其勢之不可逃者也方其無事之時中國旣不得不畜兵於邊而及其有間又必將出兵而乘其弊此二者不可不素爲之所也今每歲發郡縣之兵以戍邊此其未戰之謀也而臣未知其所以爲戰之術臣聞古者三代之制未有戍邊之役

六國之際燕趙最被邊患而當其時西備秦東備齊南備楚內備韓魏千里之國而其四境莫不皆有所備則其所以備胡者安得戍卒而用之計亦不過沿邊之民自爲卒伍以制其侵畧而已戍邊之謀始於秦漢內無敵國之虞而郡縣之兵材官蹶張皆出於民之爲役其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以次相承而迭相更代邊鄙之民不可使常爲兵是以不得不驅中原之民而納之塞下以捍寇虜故其邊戍之兵歲初而來終歲而去寒暑不相安險易不相習勇怯不相程志氣不相企上無顧於墳墓而下

無愛於妻子平居憂愁無聊無樂土之心而緩急苟免無死戰之意不可求得其用古之謀臣晁錯陸贄之徒蓋常以爲言矣今世之兵皆天子之所廩食以終其身在秦則廩於秦在趙則廩於趙不可一日而闕非如漢之戍卒有休罷更代之期也然猶守此區區既往之陳迹豈不惑哉且舉中原之士而屯之於邊雖無死傷戰鬪之患而其心常自以爲出征行役苦寒冒露爲國勞苦凡國家之所以美衣豐食以養我者止爲此等事也故士卒百萬端坐而食實不知行陣之勞不見鋒刃之危而皆已自負以爲有勞於

其勢不可有所復使此其弊在於使之不得其道古今夫陰伺二虜之怠而出兵以逐利於塞外此誠今世之至計也而臣竊恐緩急之際士卒皆已自負而不可用且夫人之情嘗已用其力則其心自滿而不復求報其上士無求報之心則不可以與之犯大難而涉大勞惟其飽食而無所試優遊無爲以觀夫人之成功而不得自効者則其氣剛銳而其心不倦古之善用兵者惟能及其心之未倦而用其銳氣是以其兵無敵於天下臣愚以爲方今之計內郡之兵當常在內而不以戍邊戍邊之兵當常戍邊而不待

內郡之戍卒募內郡之兵其樂徙邊者而稍厚之不足則募民之樂爲邊兵者以足之使二邊有一定不遷之兵而頗損內郡之衆計其內外之數相通如舊而止平居無事以此備邊而一旦欲有所攻奪掩襲則獨發內郡之卒使二者各思致其勇力以報其上銳而用之墮而置之屯兵歷年而士無所怨其勞出兵千里而士無所憾其遠兵入則出者得以休息而無乘塞之苦兵出則守者閑暇而無行役之困交相爲用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竭此真與今世之法竭天下以養兵守亦俟此戰亦使此未戰而士卒皆怠者其亦少異矣

樂城應詔集卷之十

卷之十

五

經方原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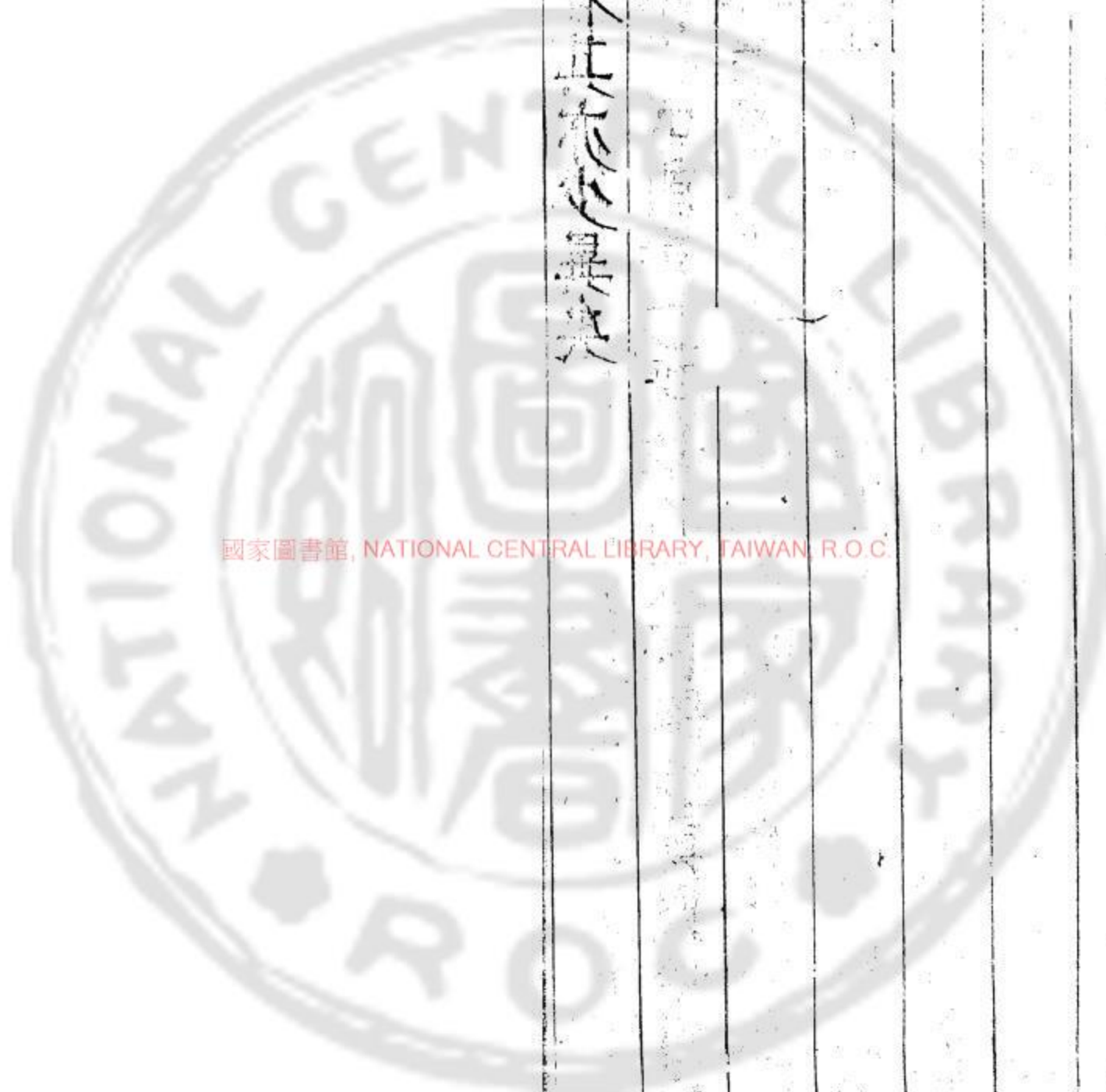
卷之二

三

十一

經方原旨集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樂城應詔集卷之十一

宋西蜀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全校

秘閣試論六首

王者不治夷狄論

儒者必慎其所習習之不正終身病之公羊之書好爲異說而無統多作新意以變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漢之諸儒治公羊者比於他經最爲迂闊至於何休而其用意又甚於公羊蓋其勢然也經書公及戎盟于潛公羊猶未有說也而休以爲王者不治夷狄錄

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公之及戎盟于潛也時有是事也時有是事而孔子不書可乎故春秋之書其體有二有書以見褒貶者有書以記當時之事備史記之體而其中非必有所褒貶予奪者公之及戎盟于潛是無褒貶予奪者也而休欲必爲之說是以其說不得不妄也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乎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苟安於無事者之說也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世之君子嘗論之矣有用武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親之者漢之文景之事是也有閉拒而不納之者光武之謝西域絕匈

奴之事是也此三者皆所以與夷狄爲治之大要也今日來者必不可拒則是光武之謝西域以息中國之民者非乎去者必不可追則是高宗文王凡所以征其不服而討其不庭者皆非也凡休之說施之於中國強盛夷狄暴橫之時則將養寇以遺子孫之憂施之於中國新定休息自養之際則爲夷狄之所役使以自勞弊而不得止凡此二者休之說無施而可也蓋愚聞之聖人之於戎狄也吾欲來之則來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去之則去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可得而來也要以使我吾中國不失於便而

置夷狄於不便之地故其屈伸進退莫不在我而休欲其自來而自去也耶此其尤不可者也治休之學者曰春秋託始以治天下當隱公之際未暇遠畧故先書晉滅夏陽不書楚滅穀鄧夫穀鄧之不書是楚之未通而不告也如使聖人未欲與夷狄交通則雖有欲至尚可得而至哉愚故曰春秋之書公及戎盟于潛是記事之體而無休之說也

劉愷丁鴻孰賢論

天下之讓三有不若之讓有相援之讓有無故之讓讓者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聖

人深疾而排之以爲此姦人之所以盜名於暗世者也昔者公族穆子之讓韓起范宣子之讓知伯宣子穆子中心誠有以愧於彼二人也是不若之讓也舜之命禹也讓於皋陶其命益也讓於朱虎熊羆夫皋陶之不能當禹之任朱虎熊羆之不能辦益之事亦已明矣然猶讓焉者此所謂相援之讓也夫使天下之人皆能讓其所不及則賢材在位而賢不肖不爭皆能讓以相援則君子以類升而小人不能間此二者天下之大美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天下之大不善也東漢之衰丁鴻鄧彪劉愷此三人者皆當襲

父爵而以讓其弟非是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自高於世俗世之君子從而譏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猶有優劣焉劉鄧讓而不反以遂其非丁鴻讓而不終聽其友人鮑駿之言而卒就國此鴻之所以優於劉鄧也且夫聞天下之有讓而欲竊取其名以自高其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劉愷之心也聞天下之讓而竊慕之而不知其不同以陷於不義者丁鴻之心也推其心而定其罪則愷在可戮而鴻爲可恕此真僞之辨也賢愚可以見矣故范曄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

夫世徇其名而昧其致則詭激之行興矣若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夫君子之立言非以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以苟顯其身將以教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乎丁鴻之心主乎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乎數子之徇名者也嗟夫世之邪僻之人盜天下之大利自以爲人莫吾察而不知君子之論有以見之故爲國者不可以不貴君子之論也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周衰凡所以教民之具既廢而戰攻侵伐之役交橫於天下民去其本而爭事於末當時之君子思救其弊而求之太迫導之無術故樊遲請學爲稼又欲爲圃而孔子從而譏之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肅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釋之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又安用稼哉嗟夫仁人之言其始常若迂濶而不可行然要其終其取利多而卒以無弊者終莫能易其說蓋孔子之於衛常欲正名而子路笑之矣冉子之於魯常欲徹而魯君非

之矣何則則衛之亂若非正名之所能安而魯之饑若非徹之所能救然而欲天下無饑與亂則非此二者莫之能濟故夫欲取其利而取之於遠則取利多而民不知欲圖其事而圖之於深則事有漸而後無弊今夫樊遲欲爲農圃以富民而孔子答之以禮義信也天下疑之而愚以爲不然若觀於孟子而求其所以辨許行之說則夫農圃之事乃有可以禮義致而可以信取之道何者許子欲使君臣立耕養殮而治此豈非樊子所願學者哉而孟子答之以堯舜無所用心於耕稼堯以不得舜爲憂舜以不得禹爲憂堯

得舜舜得禹而禮義流行忠信洋溢則天下之民將不勸之耕而自爲耕不督之圃而自爲圃而何致於身服農圃之勞而憂農圃之憂哉且夫欲勸天下之農而至於親爲之者亦足以見其無術矣古之聖人其御天下也禮行而民恭則役使如意義行而民服則勞苦而不怨信行而民用情則上下相知而教化易行三德旣成則民可使蹈白刃而無怨而况農圃之功哉故夫欲致其功而形之於遠則功可成欲力其事而爲之於近則百弊起今欲君子小人而皆從事於農則夫天下之民豈能使治之哉

形勢不如德論

三代之時法令寬簡所以隄防禁固其民而尊嚴其君者舉皆無有而其所都之地又非有深山大河之固然而歷歲數百長久而安存者何耶秦之法令可謂峻矣而其所都又關中天府之固古之所謂百二者也然而二世而亡者何耶太史公曰權勢法制所以爲治也地形險阻所以爲固也然而二者猶未足恃也故曰形勢雖強猶不如德也天下之形勢愚嘗論之矣讀易至於坎喟然而嘆曰嗟夫聖人之所以教人者益詳矣夫坎之爲言猶曰險也天之所以爲

險者以其不可升而地之所以爲險者以其有山川丘陵天地之險愚聞之矣而人之險愚未之聞也或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人之險而高城深池之謂也曰非也高城深池此無以異於地之險而人之險法制之謂也天下之人其初蓋均是人也而君至於爲君之尊而民至於爲民之卑君上日享其樂而臣下日安其勞而不敢怨者是法制之力也然猶未也可以禦小害而未可以禦大害也大盜起則城池險阻不可以固而留衆叛親離則法制不可以執而守是必有非形之形非勢之勢而後可也故至坎之六

四而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夫六四處剛柔相接之時而乃用一樽二簋土盜瓦缶相與拳曲俯仰於戶牖之下而終獲无咎此豈非聖人知天下之不可以強服而爲是優柔從容之德以和其剛強難屈之心而作其愧耻不忍之意故耶嗟夫秦人自負其強欲以斬刈齊天下之民而以山河爲社稷之保障不知英雄之士開而闢之刑罰不能繩險阻不能拒故聖人必有以深結天下之心使英雄之士有所不可解者則坎之六四是也

禮以養人爲本論

君子之爲政權其輕重而審其小大不以輕害重不以小妨大爲天下之大善而小有不合焉者君子不顧也立天下之大善而以小有不合而止則是天下無聖人大善終不可得而建也自周之亡其父子君臣冠昏喪祭之禮皆以淪廢至於漢興賢君名臣比比而出皆知禮之足以爲治也然皆拱手相視而莫敢措非以禮爲不善也以爲不可復也是亦自輕而已故元成之間劉向上言以爲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於死傷然有司請定法令筆則筆削則削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

人也然而爲是者則亦有故律令起於後世而禮出於聖人敢變後世之刑而不敢變先王之禮是亦畏聖人太過之弊也記曰禮之所生生於義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則亦何至於憚之而不敢邪今夫冠禮所以養人之始而歸之正也昏禮所以養人之親而尊其祖也喪禮所以養人之孝而爲之節也祭禮所以養人之終而接之於無窮也賓客之禮所以養人之交而慎其瀆也鄉禮所以養人之本而教之以孝悌也凡此數者皆待禮而後可以生今皆廢而不立是以天下之

人皇皇然無所折衷求其所從而不得則不能不出其私意以自斷其禮私意既行故天下之弊起奢者極其奢以傷其生儉者極其儉以不得其所欲財用匱而饑寒作饑寒作而盜賊起盜賊起而民之所恃以爲養者皆失而不可得雖日開倉廩發府庫以贍百姓民猶未可得而養也故古之聖人不用財不施惠立禮於天下而匹夫匹婦莫不自得於閭閻之中而無所匱乏此所謂知本者也

既醉備五福論

善夫詩人之爲詩也成王之時天下已平其君子優

易而無所怨怒天下之民各樂其所年穀時熟父子兄弟相愛而無暴戾不和之節莫不相與作爲酒醴烹牛羊以享以祀以相與宴樂而不厭詩人欲歌其事而以爲未足以見其盛也故又推而上之至於朝廷之間見其君臣相安而親戚相愛至於祭祀宗廟既事而又與其諸父昆弟皆宴於寢旅酬下至於無筭爵君臣釋然而皆醉故爲作既醉之詩以歌之而後之傳詩者又深思而極觀之以爲一篇之中而五福備焉然愚觀於詩書至抑與酒誥之篇觀其所以悲傷前世之失及其所以深懲切戒於後者

莫不以飲酒無度沈湎荒亂號呶倨肆以敗亂其德
為首故曰百禍之所由生百福之所由消耗而不享
者莫急於酒周公之戒康叔曰酒之失婦人是用二
者合并故五福不降而六極盡至愚請以小民之家
而明之今夫養生之人深自覆護擁閉無戰鬪危亡
之患然而常至於不壽者何耶是酒奪之也力田之
人倉廩富矣俄而至於饑寒者何耶是酒困之也服
食之人乳藥餌石無風雨暴露之苦而常至於不寧
者何耶是酒病之也修身之人帶鈎蹈矩不敢妄行
而常至於失德者何耶是酒亂之也四者既備則雖

欲考終天命而其道無由也然而曰五福備於既醉
者何也愚固言之矣百姓相與歡樂於下而後君臣
乃相與偕醉於上醉而愈恭和而有禮心和氣平無
悖逆暴戾之氣干於其間而壽不可勝計也用財有
節御已有度而富不可勝用也壽命長永而又加之
以富則非安寧而何既壽而富且身安矣而無所用
其心則非好德而何富壽而安且有德以不朽於後
也則非考終命而何故世之君子苟能觀既醉之詩
以和平其心而又觀夫抑與酒誥之篇以自戒也則
五福可以坐致而六極可以遠却而孔子之說所以
樂成憲召集

分而別之者又何足爲君子陳於前哉

秘試論一首

史官助賞罰論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互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夭橫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季次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閭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給盜跖莊蹻橫行於天下食人之肝以爲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

故君人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爲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於萬世之下故君舉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荀悅曰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官之興其來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爲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盡其助治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

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爲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爲經而其實史之尤大章明者也故齊桓晉文有功於王室王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者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斥絕擯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爲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嗟嘆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無憂其無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相之上郡國計吏上計於太史而後以其副上于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省試論一首

刑賞忠厚之至論

古之君子立于天下非有求勝於斯民也爲刑以待天下之罪戾而唯恐民之入於其中以不能自出也爲賞以待天下之賢才而唯恐天下之無賢而其賞之無以加之也蓋以君子先天下而後有不得已焉夫不得已者非吾君子之所志也民自爲而召之也

故罪疑者從輕功疑者從重皆順天下之所欲從且夫以君臨民其強弱之勢上下之分非待夫與之爭尋常之是非而後能勝之矣故寧委之於利使之取其優而吾無求勝焉夫惟天下之罪惡暴著而不可掩別曰而不可解不得已而用其刑朝廷之無功鄉黨之無義不得已而愛其賞如此然後知吾之用刑而非吾之好殺人也知吾之不賞而非吾之不欲富貴人也使夫其罪可以推而納之於刑其迹可以引而置之於無罪其功與之而至於可賞排之而至於不可賞若是二者而不以與民則天下將有以議我矣

矣使天下而皆知其可刑與不可賞也則吾猶可以自解使天下而知其可以無刑可以有賞之說則將以我爲忍人而愛夫爵祿也聖人不然以爲天下之人不幸而有罪可以刑可以無刑刑之而傷於仁幸而有功可以賞可以無賞無賞而害於信與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膚保其首領而無憾於其上與其名器之不僭孰若使民樂得爲善之利而無望望不足之意嗚呼知其有可以與之之道而不與是亦志於殘民而已矣且彼君子之與之也豈徒曰與之而已也與之而遂因以勸之焉耳故捨有罪而從

無罪者是以耻勸之也去輕賞而就重賞者是以義
勸之也蓋欲其思而得之也故夫堯舜三代之盛捨
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於民矣

夫堯舜三代之盛捨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於民矣
夫堯舜三代之盛捨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於民矣
夫堯舜三代之盛捨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於民矣
夫堯舜三代之盛捨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於民矣
夫堯舜三代之盛捨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於民矣
夫堯舜三代之盛捨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於民矣
夫堯舜三代之盛捨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於民矣
夫堯舜三代之盛捨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於民矣
夫堯舜三代之盛捨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於民矣
夫堯舜三代之盛捨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於民矣

樂城應詔集卷之十二

宋西蜀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顧天叙禮初

全校

策一道

御試制策

問目具東坡集

臣謹對曰臣不佞 陛下過聽策臣於庭使得竭愚
衷以奉大對臣性狂愚不識忌諱伏讀 陛下制策
凡所以問臣之事數十條者臣已詳聞之矣然臣內
省愚誠欲先以聞而後荅 陛下以所問伏惟 陛
下承 先帝之業即位以來三十餘年四方又安

陛下守此太平之成基平日無事端居靜慮亦嘗有
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 陛下策臣曰朕承 祖宗
之大統 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又曰志
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此 陛下憂
懼之言也然臣以謂 陛下未有憂懼之誠耳往者
寶元慶曆之間西羌作難 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
席當此之時天下皆謂 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
然而自西方解兵 陛下棄置憂懼之心而不復思
者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
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 陛下無

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 陛下失所憂矣故
願 陛下雖天下無事而不忘憂懼之心 陛下誠
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雖不言可得而舉
也苟未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雖言之無
益也 制策曰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
和氣或謫 陛下思慮至此此則聖人之用心也臣
請爲 陛下推其本原而極言其故臣聞之書曰與
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二昔者夏之衰也有
太康商之微也有祖甲周之敗也有穆王漢之卑也
有成帝唐之亂也有穆宗恭宗此六帝王者皆以天

下之治安朝夕不戒沈湎于酒荒耽于色晚朝早罷
早寢晏起大臣不得盡言小臣不得極諫左右前後
惟婦人是待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婦言是
聽謁行於內勢橫於外心荒氣亂邪僻而無所主賞
罰失次萬事無紀以至於天下大亂而其心不知也
是以三代之季詩人疾而悲傷之曰匪教匪戒時惟
婦寺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又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
人赫赫宗周裒姒滅之蓋傷其不可告教而至於敗
也臣疎賤之臣竊聞之道路 陛下自近歲以來宮
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咨

諛便殿無所顧問夫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其所以召
亂之由 陛下已知之矣久而不正百蠹將由之而
出內則將爲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將爲請
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婦人之情無有厭足迭相誇
尚爭爲侈靡賜予不足以自給則不憚於受賂賄賂
賄既至則不憚於私謁私謁既行則內外將亂 陛
下無謂好色於內而不害外事也且臣聞之欲極必
厭樂極必反方其極甚之時一陷於其中而不能以
自出然及其覺悟之後未始不以自悔也 陛下何
不試於清閑之時上思 宗廟社稷之可憂內思疾

疾病恙之可惡下思庶人百姓之可畏則夫嬪御滿前適足以爲 陛下憂而未足以爲 陛下樂也伏惟 聖心未之思焉是以遲遲而不去詩云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方今承 祖宗之基四方無虞法令修明百官繕完而 陛下柰何先自撥其本哉臣恐如此德教日以陵遲闕政將至於敗戾氣將至於災而不可救也 制策曰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可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臣以爲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得安其生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徹其備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

能休何者自京以西近自許鄭而遠至唐鄧凡數千里列郡數十土皆膏腴古之賦輸太半多出於此自兩漢以來名臣賢守所以爲民興利除害溝洫畝澮之迹往往猶在而荆棘成林無尺寸之耕狐狸豺狼之所噬而逃兵罷士之所窟伏 陛下所使守此地者終無一人爲 陛下深思極慮招來流亡以墾化其地賢才良士以爲此僻遠之處而不肯往 陛下何不使大臣舉人而守之親召而勉勵其志屬以此事而亦以此爲殿最之課不及十年此將皆爲天下之沃壤臣故曰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得安其生也

臣又聞古之制邊備者外有亭障內有屯兵亭障欲繁屯兵欲簡繁則耳目明簡則氣勢合今者邊境之患患在亭障之地而皆屯兵以待寇至屯兵之處兵分力弱而不足以備禦夫屯兵於亭障之地者兵必不能甚多也兵不能甚多則寇至必不能抗而徒棄甲兵於無用此拙守者之計也然今之人又患夫屯之不密而歲益增焉小屯不滿百人大屯不過數百城壘之廣狹弱弓乏矢可以越而過者徃徃是也然而前守之所成後守不敢徹非不知徹也恐後之有敗事而以是爲過也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

守者敵不知所攻夫敵不知所攻非連臂而守之也雖連臂而守之敵尚可得攻而絕也古之善守者置兵於要害之地則敵人不敢過而爲盜何者畏吾之乘其背也過人之城而又遇城焉則腹背而受敵此用兵之深忌也今國家不料敵之不敢過吾城以深入吾地而懼敵之敢入深也夫敵之過吾城以深入吾地是吾利也而又何患乎臣故欲收諸小屯無益之兵而聚之大屯諸故小屯皆廢以爲亭障嚴斥候謹烽燧以爲大屯之耳目置大屯於要害之地以形制戎狄高城深地精爲守備使可以對敵逾月而不

陷制爲諸屯使其相去之遠近可以輕兵十日而相救臣讀古兵書戰國策未嘗見有敵人敢越大城深入而爲寇者臣故曰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徹其備也臣又聞人君之於天下本非有情愛相屬如父子兄弟之親也上以其勢臨下則下以其勢奉上二者相持而行不相悅則解不相合則叛譬如草木之於地也託之而生判然二物也有根而綢繆之交橫相入而至於不可拔及其不相入也木槁於上而根不下屬地確於下而氣不上接一夫之力可拔而取也飄風暴雨可披而離也是以古之聖人於

其無事之時必深結百姓之心使之歡忻交通分義積厚而不忍相棄於緩急之際昔漢之文景優裕天下時使薄歛寬田租宥罪戾當此之時雖天下和平猶未見其利及至末世賊臣竊命國統已絕而天下之心猶依依不忍離漢者徒以文景之所以愛之者深而不可忘也國家自祖宗以來至於陛下四世矣陛下之所以深結於民者何也民之所好者生也所惜者財也陛下擇吏不精百姓受害於下無所告訴則是陛下未得以生結民也陛下賦歛煩重百姓日以貧困衣不蓋體則是陛下未得

以財結民也吏之不仁尚可以爲吏之過賦歛之不仁誰當任其咎且 陛下凡所以用財者果何事乎上有官吏之俸下有士卒之廩外有夷狄之賂此三者 陛下未得省之之術臣亦未敢以爲言也臣獨怪 陛下內有宮中賜予玩好無極之費此何爲者凡今百姓所爲一物已上莫不有稅茶鹽酒鐵關市之征古之所無者莫不並行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宮中無益之用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無有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 陛下外有北狄西戎歲邀金繒而又內自爲一窠以耗其所遺餘臣恐 陛下以此獲謗而民心之不歸也故臣願 陛下日夜自損以礪左右痛爲節儉以寬百姓捐錦繡棄金玉以質素爲貴賦稅之入獨以供不得已之費使天下知戴 陛下之德一旦有緩急則民尚可以使之無叛臣故曰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止者此之謂也 制策曰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夫軍冗未練則爲無兵官冗未澄則爲無吏古者民多則兵衆兵衆則國強今兵衆而至於以爲冗者則是不耕而食之過也然而屯田之利是當今之至計也然而屯田之不用則亦有說有兵而不可使

耕一也天下須兵之地無官田而閑田之鄉不須兵二也此二患者臣嘗慮之蓋亦以爲無難也有兵而不可使耕臣亦不敢強使也計今天下之兵一歲死亡幾何而以其數募民爲兵且屯田民自將有應此選者則今不耕之兵十數歲之後其存者將有幾此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一也天下郡縣未嘗無官田郡縣之無官田者嘗有之而官鬻之也籍沒之田歲歲不絕舉而積之而田皆在官矣閑田之鄉不過京師之西雖差遠於京畿然而車馳卒奔可以不過旬日而至有欲用之可以緩急而召雖禁衛之兵亦可以

循漢之故發郡縣之兵克之暮年而一易京師可獨置天子腹心之軍數萬人以制四方之客軍使之獨得不耕而食如周之環人漢之羽林欽飛之類此又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二也如此而兵冗之弊可以去矣臣又聞方今用人之弊有二吏多也吏雜也吏多之弊輕吏雜之弊重吏多而不雜則賢不肖猶有辨也多而不免於雜旣廢廩祿又不得賢也費廩祿則國貧不得賢則事不舉均之二弊事不舉者所當先治也如臣之意且可使審官銓曹密院三班分別天下之官其事之爲天下之要而其地之爲一方之急

者別之以爲一等而使諸道之職司各第其吏之廉明喜事最異者而上之於審官銓曹密院三班而審官銓曹密院三班卽任之以此至於其餘不急之官則又爲一等使碌碌之吏以今先後之法占之此法旣行要以世之庸吏必將羣議而聚怨然臣以爲聖人之爲天下不憚人之有怨心而問其怨之當否今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下之人持上太過上以其法御下而下反以法攻上之失是以在上者不敢有所興利除害而惟法之聽法者上之所當用耳而臣亦使天下之人以繩上哉此太甚也臣讀後魏書

觀其始時天下用兵武夫悍卒皆得爲吏而當此之時吏道不雜何者其所用者多賢而不賢者未嘗用也及其後世患夫不用者之多怨也是以崔亮從而更之不問士之賢愚而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沉滯者皆稱其能而魏之失人自是而始故臣欲分而別之以爲賢不肖之辨如此而官冗之弊可除矣 陛下興庠序於久亡悼禮樂之未備思繼可封之俗欲隆皆讓之節而訟未息深求其故歸咎在位以爲教化不足而法律有餘是以民不知避吏不知懼咨嗟怨讟並興而不止思所以治之不得其道臣聞善治天

下者不必有美名而有亶亶之實功不善治天下者其名不必不美而其實空虛無益於事 陛下自卽位以來登庸俊良力興美政以教化天下者於今凡幾矣慶曆之中勸農桑興學校當此之時天下以爲三代之風可以漸復然而學校旣興農桑旣勸而天下之風俗卒何以異於慶曆之始今者 陛下又發德音分遣使者巡行天下或以寬恤或以減省或以均稅名號紛紜而出天下又皆翕然知 陛下之欲速於爲治也然臣以爲 陛下惑於虛名而未知爲政之綱也且 陛下以爲此數事者足以致治耶不

足以致治耶 陛下設官置吏其職亦有治此等事者耶其未有耶臣以爲凡 陛下之所以分裂海內以爲郡縣其中上有守令下有丞尉大有會府次有職司者凡所以治此數事耳今 陛下欲寬卹百姓以至於特命使者則是此等常爲暴也 陛下欲減省均稅以至於特命使者則是此等皆不可使也臣觀 陛下之意不過欲使史官書之以邀美名於後世耳故臣以爲此 陛下惑於虛名也今夫諸道之職司是天下之綱雖然尚非 陛下之所當擇 陛下當擇宰相而宰相當擇職司耳天下諸道凡十有

七一道之職司少者三人而多者不過四人均之十
七道者其替換迭代不過四五十人也以士大夫之
多擇四五十人而用之宜其甚足今乃不擇賢否而
任之至於有事則更命使者故臣以為 陛下未知
為政之綱也夫綱雖大不知舉而何教化之能興故
臣願 陛下興教化自擇職司始而天下可以漸治
矣 陛下戒慎天災震懼日食淫雨燠氣江河之失
度而思聞告戒消伏之理推劉向之傳考呂氏之紀
夫劉向之說五行事各以類感滯於一方而不得相
通呂氏之書隨其時月而指其必然之災異其言皆

近怪而難信安足為 陛下道哉臣聞災異之說有
二有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者有不可得而推知其
所從來者可得而推者人之所為也不可推而推者
天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不過盜賊竊發於山林戰
敗兵破而不得復盜賊竊發是衣食不足政暴吏苛
之罪也戰敗兵破是任人不明將不為用之過也至
於天之所為凶旱水溢蟲蝗霜雹日食地震星辰隕
墜是安知其所由來哉譬如人之將病也五臟失據
於中而變見動於四肢發於百體醫者切其脉而觀
其色曰是心病也肺病也是皆可也至於鬼嘯於梁

捐瓦於堂而動之曰是心也是肺也則可乎要以人之神明精爽消散而不克是以邪物得而干之而尚何擇乎心肺之間哉古之儒者其論災異則皆有此弊也今使國家治強人民又安和氣充實於天地之間則天為之明地為之靜三辰為之光及其少衰則天地三辰皆將虧缺而不寧頃者水冒京城日食季夏江河淮汴破溢為害地震生毛水變赤色此數事者使董仲舒劉向之徒出而論之必將指國政之一二以為其驗而臣以為不然蓋臣非以為不為災也以為天地之遠而至於為之變動此非一事之所能

天下之政皆失其中是以其氣衰弱挫沮而不執以至於是以為 陛下歷數天下之弊而使 陛下盡脩之云耳非正陽之月而伐鼓救變說者以為非經然而要以脅陰助陽則雖非正陽而不為失當盛夏之月而論囚報重說者以為非古然而要以使犯法者無久繫之殃而民覩為惡之速及則雖當盛夏而亦不為非也 陛下愍四方之未治而推其源於京師知淫巧僭差之失度而欲各為之節然而未獲所以禁之術是以欲先治內則惑於何以為京師之言欲先擿姦則惑於不撓獄市之說今 陛下任

人使爲京兆如得趙廣漢則安可以不撓獄市而
拘其才如得黃霸則安可以擿姦而責其效各隨
其才而用之則可以至於治矣然臣以爲莫若先之
以猛而終之以寬頃者 陛下之所任皆能猛矣而
不能寬皆得其始矣而不知其所以爲繼之術是以
京兆之政大則斬戮小則苔筮歷歲百餘而終無有
一人能以仁恕爲治者故其民狃於刑戮而不知懼
然而不先之以猛臣又恐仁恕之不能折夫強暴也
陛下深探儒老之是非而至於漢文漢武治亂之際
臣聞老子之所以爲得者清淨寡欲而其失也棄仁

義絕禮樂儒者之得也尊君卑臣而其失也崇虛文
而無實用然而道之可以長行而無弊者莫過於儒
術其所以有弊者治之過也漢文取老子之所長而
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豐漢武取儒者之失而用之
是以用之而天下弊此儒老得失之辨也昔者周公
遭變而作幽詩雖言王業之本而要以自明其身之
無罪是以謂之國風宣王北伐其事雖大而其詩非
大雅之體是以謂之小雅故夫寬柔敦厚者大雅之
風也慷慨勁正者小雅之文也以此推之則可以辨
矣三代之時財賦之用有司掌之而冢宰特因其歲

之凶豐上下而制其用度多少之節蓋亦如此而已
至於有唐正觀開元之際猶委之郎官其後四方用
兵而財用之間亦遂有權時應變之事郎官有所不
能辦故立使以主之及其末世使又不能辦則又舉
而歸之宰相是以李德裕之徒皆治其事以一有司
之職而累天下之宰由此言之則夫陳平常質之論
有不妄矣若夫泉貨之輕重始於周景王而後有二
品之差命秩之實始於魏武帝而後有六等之號水
旱蓄積之備莫如李悝之平糶邊陲守禦之方莫如
張仁愿之築城圖法九府之名自天府太府王府內

府外府職內職金職歲職幣皆列職於周官樂語五
均之義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其
說見於河間獻王之禮此數事者皆非有益於當世
之務是以不足深論也伏惟 陛下諮謨國事丁寧
反覆終而復始不忍捨去故於制策之終則又曰富
人疆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
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夫 陛下丁寧激切至於如此而臣何敢不爲 陛
下申重其說今 陛下憂思天下若此其至而其功
不就者豈非無其人之故耶臣聞求賢不如變俗俗

所不悅雖有賢者將不能自立俗苟好之雖天下之人將從風而靡昔太祖好武略則天下之猛士出而爲之兵 太宗好奇謀則天下計畫之士出而爲之慮 真宗好文而愛儒則海內無有不學以待上之所使今 陛下公卿滿朝進趨揖讓文學言語上可以不愧於古人而下可以遠過於近世者以 陛下誠好之也然 陛下中夜不寐起坐而思之天下之事所未能舉者凡有幾何府庫空虛入不支出而不能均兵革怠情驕而不爲用而不能制閑田滿野民食不足而不能闢河水歲決非人受害而不能救

夫欲放肆邀取金幣而不能服 陛下治天下而至使不察察有如此者得非 陛下所好非所當用耶狄仁傑有言文士中不足快意要得奇才之士與共天下乃進張柬之以代李嶠蘇味道而臣亦以爲治天下當得渾質剛直不忌不克不擇劇易之人而任之如漢之絳侯條侯魏之賈逵鄧艾晉之溫嶠周訪唐之婁師德郝處俊得此數人唯 陛下所欲用之致之 朝廷之上則賢人益親置之邊境之上則惡言不至如此人者 陛下豈不欲用之故臣願 陛下改易所好以變天下之俗則當今之文人皆可使

爲朴直之士 陛下何憚而久不爲也臣本布衣書生 陛下授之以爵祿而又親策之於廷 陛下罄竭所疑以問之於臣而臣何敢不盡其中之所懷以輸之 陛下凡制策之所以問臣者臣謹已直率愚意竊揣而妄論之矣才智短淺不足以上寒 明詔無補於聰明之萬一謹俯伏待罪然臣之微意所欲丁寧而致之 陛下者終欲爲 陛下畢盡其說臣聞聖人欲有其富則保之以儉欲久其尊則守之以謙欲安其佚則行之以勞欲得其欲則濟之以無欲此四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之利而人不以爲貪極

天下之樂而不爲人所厭者也老子曰聖人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由是觀之則夫欲樂其富而用之以奢者其富必亡欲大其尊而用之以倨者其尊必替欲享其佚而用之以惰者其佚必窮欲獲其欲而用之以肆者其欲必廢是以聖人處衆人之所惡而使天下無異辭然後全享天下之利而無所失故夫斥弃金玉不貴錦繡非以爲愛財也畏大臣禮小臣非以爲尚賢也鷄鳴而起日昃不食非以爲集事也去聲色放犬馬非以爲羨名也凡所以深服天下而消其爭心焉耳伏惟 陛下覽策之始以無忘憂懼之

心則又覽其終以去其太甚消天下不平之意二者
既行則大臣之所言者舉可以漸用而無弊矣惟
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無以臣言爲妄蓋臣之所見當
今天下之事未有急於此者 陛下幸而留意天下
不勝幸甚謹對